

# YUANJIAN XINGFU

Shijian Shiyu Zhong De

Sixiang Daode Xiuyang Yu Falü Jichu Kecheng Lijie

# 远见幸福

实践视阈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理解

赵 炜 著

大学生小故事

小案例大道理

透析案例领悟人生 感悟课堂领悟道德

政治课上的“这些人”“那些事”

站在平地 守望幸福

理解课程 关怀彼此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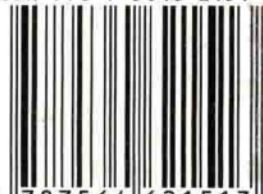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责任编辑 史凤萍 孙 浩

封面设计 肖新生

ISBN 978-7-5646-2151-



9 787564 621513 >

定价：28

# 远见幸福

实践视阈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理解

赵 炜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见幸福:实践视阈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理解/赵炜著.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 - 7 - 5646 - 2151 - 3

I. ①远… II. ①赵… III. ①思想修养—课堂教学—教学研究—高等职业教育 ②法律—中国—课堂教学—教学研究—高等职业教育 IV. ①G711 ②D9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6180 号

书 名 远见幸福:实践视阈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理解  
著 者 赵 炜  
责任编辑 史凤萍 孙 浩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出版服务 (0516)83885767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22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仅以此书献给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建工 2010 级的同学们

特别感谢建工 2010-4 班的郝梦琳同学

感谢在我的课堂与我相遇过的所有学生







# 目 录

## 第一章 远见幸福：关怀视角下的课程理解/1

- 一、我是谁：他者想象中的“政治老师”的自我意识/3
- 二、我教谁：教学对象的群像症候/19
- 三、大学生：为什么要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31
- 四、基于案例的讲授：我用什么方法教会你/47

## 第二章 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的课程/65

- 一、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作业：我们在这里相遇/67
- 二、清醒与迷失之间：子产之兄弟享乐至上的人生“抉择”/82
- 三、弃绝欲望：白昼提灯的犬儒/92
- 四、修养：成就取舍之间的人生境界/100
- 五、什么样的思政理论课教学才是有价值的教学/108

## 第三章 敬畏崇高：站在平地仰望理想/115

- 一、关于理想：我们迫切需要什么/117
- 二、于粗砺的生活中怀想辽远的天空/126
- 三、“一个声名狼藉的案例”与“一个被人质疑的案例”/147
- 四、敬畏崇高：站在平地仰望理想/160
- 五、如何实现理想/173



## 第四章 道德与法律框架中的人生与人生价值/183

- 一、人：何以体现人“生”之价值/185
- 二、道德与法律：构筑人生骨架的基本维度/214
- 三、做一个理性的忠诚爱国者/221
- 四、道德与法律框架中的爱情人生/235

## 结语：我们，如何说再见/243

- 一、人生，确实是一种修行/245
- 二、我们，如何说再见/246

## 附录一：谢谢你们记得这些话/251

## 附录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阅读书目及经典欣赏/253

## 参考书目/257

## 后记：教学其实是一种生命样式/259

# 第一章 远见幸福:关怀视角下的课程理解

在一个清澈凉爽的午后,在差不多做了二十年的“政治老师”的时候,我突然领悟了“政治老师”及“政治课”于学生而言的价值之所在。尽管,在此前的教学生涯中,我对于我所教授的课程的教学目标早已了然于胸。毫无疑问,我也能够在自己的教学中努力达成这些目标;同时,从学生的反应上我能确信他们对于我所教授的课程认同以及对于授课教师的喜爱。

无论是政治理性的确立、道德自律的形成,还是在纷繁复杂的现实境遇中确立起一种面向法律的信仰和忠诚,如此等等,被表述为课程教学目标的这些表达,可以归结为一种极其质朴的诉求,即能够给予学生一种可以于复杂的现实中借以安身立命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一种可以超越“近忧”的“远见”,使之因为“远见”而能够安然以自处、从容以处世,以一种透观的态度而可以获得此生平实的幸福。

“领悟”与“知道”显然是不同的认知境界,我很庆幸能够领悟我的课程、我的职业,以及我的课程和我的职业的价值,这种领悟对于一个普通的教师而言十分重要。

幸福,是一种责任。

幸福,是一种宽容。

幸福,是一种智慧。

幸福,是一种远见。



预见幸福,是我希望与我的学生能够分享并确立的一种态度。

相信幸福,是我希望与我的学生能够分享并确立的一种信念。

创造幸福,是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具有的一种成人达己的行动能力。

2012年秋季学期授课手记



## 一、我是谁:他者想象中的“政治老师”<sup>①</sup>的自我意识

我是谁?在这里面对这个问题,不是将它作为一个哲学的命题来面对。面对、思考、领悟、回答这个看上去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为了更加确切地确定我的职业感而不是要在终极关怀的层面上观照自我。即便我的职业十分普通,甚至微不足道,但它却是我十分珍惜、敬畏并在少年时代就由衷向往过的一种生活样式,我希望自己能够像自己高中时代的一位“政治老师”一样,把并不令人期待的“政治课”上得行云流水、非同凡响。

我是谁?我是一名大学政治老师。

话只讲到这里,应该还是一个相当模糊的表述。如何在职业的角度给自己、给政治老师画出一幅白描肖像,让自己的职业形象在众人先验的想象与直觉的判断中,能够面貌清晰、轮廓清楚,至少使自己的职业情感建立在清醒的职业认知基础之上,自知而明以为良师。

在我国,高等教育有着不同的办学层次和类型。一定要说清楚自己在什么层次或者类型的大学任教,“大学政治老师”的内涵才是确定的。不同层次的大学,办学目标、培养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当然,不同的类型、层次的大学,教师所面对的学生也是有所不同或者大不相同的。所以,即便所有的大学都开设同样的被笼统地叫做“政治课”的课程,也需要用各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教学模式来面对不同的学生。因此,不同层次的“大学”对于教师的职业能力的具体

---

<sup>①</sup>习惯上,学生将所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称为“政治课”,将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老师称为“政治老师”。



要求也是有所区别的。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不同类型或办学层次的学生在知识背景、个体素质上有所差别或者大不相同,但是,基于“思政理论课”自身的特点,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学生,其教学目标的价值诉求是没有区别的,都需要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理性、思想能力、道德素质和法律素养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因此,教师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上要适应教学对象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以提升教学效果,以期培养大学生非技术性的思想道德素质,在终极教学目标是没有任何学校类型、层次,以及生源类型、层次的差别存在的。

目前,在我国在大学里,作为国家供给型的思政理论课的必修课共有四门,专科层次开设其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门课程。另外,本、专科学生都要学习“形势与政策”课。不同的课程,除了兼具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诉求之外,还有着自身的特质和课程化的教学目标。确切地讲,我是一名高职院校的、主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政治老师”。

“政治老师”,是人们习惯上对教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统称。“课程”或者“老师”的前面加上“政治”这个定语,会使这些课程或者老师不是那么讨人喜欢。政治课往往被贴上“意识形态灌输”的标签。很多人甚至很多高校的教师,会在中外比较、尤其是中西比较的框架下来否定学习此类课程的价值,否定的根据是往往是建立在臆想、或者道听途说基础上,即认为西方国家的大学中并不开设此类课程。在这种言说逻辑里,西方的做法被作为不言而喻正当性的前提,似乎西方不做的事情我们做了就没有了合理性的前提。尽管这样的认知是经不起推敲的,但却是很有影响的。“老师”的前面贴上“政治”的标签,教授这些课程的老师则往往被先验地想象为一副



迂腐、刻板的样子，不是向学生重复老生常谈的东西、就是言不由衷地夸夸其谈、空洞说教。

鉴于如此的“声名”，学生们一般会直觉地不待见“政治课”，先验地不喜欢“政治老师”。但是，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调查宣称，“政治课”受到相当数量的学生的喜欢，“政治课”被相当数量的学生认为是令其受益终生的课程。事实上，要使自己的“政治课”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以获得学生如此的评价，“政治老师”一般要付出超越常规的努力，因为他们教授的学生，对于“教师”和“课程”往往怀有双重成见。改变一个人的成见，绝非易事。

现今的大学，逃课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甚至应该说是“当代大学生的一大特色，在整个大学阶段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从没旷过课、逃过课的同学，已经寥寥无几了，应该说能够找得出来就算是奇迹了。”<sup>①</sup>不逃课或者从来没有逃过课倒像是不太体面的事情，逃课、经常性的逃课、经常性的不上课，反而不是一件什么不正常、不光彩的事情。

我们经常会在各类媒体上看到，许多大学为了遏止学生逃课，发明了五花八门的点名方式，有拍照的，有刷指纹的，有固定座位的，有听课领票的，还有要求学生在试卷上写出自己授课教师的名字。这些方法是否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生逃课的现状，依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百度一下“大学生逃课”，百度就会出现搜索高频的“大学生怎么逃课”、“逃课检讨”、“逃课保证书”等固定词条。可见，即便逃课被教师发现，写检讨也已经没有丝毫的教育效果，不过是“百度”一下的事情，逃课者并不会反思观照自己的问题，甚至在相

<sup>①</sup>梁思影：《成功读大学》，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8 页。



当多的时候,逃课者会将责任推卸到教师和课程的身上,并不会认为那是自己的主观过错。逃课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涣散的学风则像一种病菌一样在大学校园中蔓延。

大学生习惯性逃课的原因,无疑是复杂的。究其根本,是现实中以考试为基本导向的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教育生态不断强化的必然后果之一。在整个前大学教育阶段的初高中教育中,学生、家长以及教师、学校真实和现实的目标,无非是使学生可以进入“好”大学或者“大学”。提升成绩的主观愿望,使中小學生被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资源来开发、挖掘,各种指向升学成绩提升的辅导机构及教辅图书,构成了中小學生课外生活的重心。绝大多数中小學生基本上是从学校出来,再到各种各样的辅导班接受层出不穷、名目繁多的“辅导”。学生在近乎全程的保姆式的过载的校内和课外辅导的课堂上,度过了自己宝贵的少年时代。可能一个孩子的考试成绩不错,但是绝大多数孩子不能独立地学会如何独立地学习,除了好成绩可以带来一些内心的快感之外,很难真正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进入大学,就个体的认知能力而言,无论是从宏大还是狭隘的角度,绝大多数学生是可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的。令人遗憾的是,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于学习的重要性仅仅停留在“认知”的层面上,在全程近乎保姆式的中小学教育中,学生原本不高的自觉行为能力在“严进宽出”的大学教育体制下,形式上的严格、完善的制度建构与事实上的宽容甚至纵容,有着直接的联系。比如不能严格执行考试制度,上不上课、逃不逃课与能否毕业事实上没有多大的因果关系。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教师讲的好还是坏,并不是造成大学生逃课的主要原因。缺乏理想主义、湮没在功利主义漩涡中的大学教育,连课堂、考试的尊严都不能维护的话,用什么样高科技的手段、或者费尽心机



地设计点名的方法,都不能从根本上遏止学生逃课,以维持学生对于大学课堂起码的敬畏。

即便“显性”的逃课在严格的制度规束下被有效遏止了,“隐性”的逃课依然普遍存在。比如,不断更新换代的手机,使学生身在课堂,而心在手机里。所以,“大学生逃课的发生率是相当高的,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问题不是‘是否有过逃课现象’,而是‘曾经有过多少次逃课’”;甚至有的学生谈到大学生活的感受时,坦言“大学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学生想干什么干什么,想不上课就不上课。”<sup>①</sup>大学生如此理解“自由”,是对“大学生”这个称谓的恶俗理解,也是当下大学教育的一种苍凉。

“没有逃过课的大学生涯是不完整的”,这样的说法在大学生中是极具说服力和杀伤力的。极其功利主义的学习态度在高校校园中像流感一样蔓延,加上各种“成功人士”各色姿态的现身说法,逃课似乎就具有了无可厚非的正当理由。什么“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逃课成了必修课,必修课成了选修课,选修课相当于没课”。在大学生眼中,大学只有两类课程——有用的、没用的,“没用的”课程,当然坚决逃掉。“据一项权威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各大高校,专业课的平均逃课率在20%左右,基础课的逃课率在25%以上,至于哲学等公共课逃课率高达50%”。<sup>②</sup>“哲学等公共课”,应该就是思政理论课,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课”。在现实中,“政治课”逃课率不一定有如此之高。但是,在逃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情况下,其状况应该不会好到哪里。大学生从课堂上“逃”到哪里去了呢,据统计,“15%的‘逃课族’在图书馆自习,20%的在上网或者打游戏,10%的在外兼

①周作斌:《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02页。

②李芷萱:《大学四年要记住的101个忠告》,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职,在宿舍睡觉的占 35%。”<sup>①</sup>就学生而言,逃课,总要有一定的理由,总要有一定的动机,以找到“逃课”的合理性,给别人一个解释,给自己一个借口。“政治课”,无论哪门“政治课”,一般都会被逃课的学生归类为“没有用”的课程因而逃起来理直气壮。“学生对于‘思政课’的重视程度比专业课低,学生认为‘思政课’与专业学习并无直接联系,‘思政课’是‘必需的多余’,很多学生提到思政‘互动少、收获小、没意思、无用处’。”<sup>②</sup>也就是说,无论逃课干什么去了,不管是去图书馆学习其他“有用”的课程,还是打游戏、上网,学生对于为何逃掉“政治课”基本上是可以达成一致的:政治课被归类到“无用”的课程中。同时因为自己的作为,与某些成功人士的做法、至少说法是相一致的。在逃课、逃掉“政治课”这件事情上找到了自己与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的契合点,似乎这样的所作所为应该是自己走向成功的人生前传。遗憾的是,除了“逃课”与某些成功人士所标榜的成功的大学生涯相似外,在相当数量的学生身上,再难找出其他可以与成功者之所以有所作为的相似之处了。

大多数时候,逃课的学生,不过以成功者的逃课经历作为一个论据,为自己的放纵找到一个看上去似乎有说服力的理由罢了。当然,坐在课堂上,也不代表学生就在“上课”。我的一个学生在其期末考核作业中,就直率地说,“对于此类公共课(即政治课),我基本上都习惯不听。觉得太大觉得太空没什么意思。”<sup>③</sup>这代表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观点。即便具有相当认知水平的学生,对于“政治课”也普遍性

①殷兴利:《大学新生入学适应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27 页。

②胡涵锦:《上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研究报告》,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4 页。

③贺阳:《201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期末考核作业》,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建工 2010-3 班。



地存在着误解，“我虽身为党员，但是说实话，在这门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读多流于泛泛，虽不至于以讹传讹，但的确有些道听途说的意味。”<sup>①</sup>如何使抽象的理论呈现出理性的魅力而吸引学生，而不将之肤浅以流俗；如何将老生常谈的内容变得纵横捭阖、仪态万千，给学生以人生的启迪；如何将学生关于人生、关于社会、关于历史、关于政治的碎片化的知识，经由教学变成思想、智慧以及宝贵的理性，对于一个大学的“政治老师”而言，确实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你可能接受过完整的专业教育和训练，满腹经纶。但是，作为一个“政治”老师，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他不仅需要具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必须具备思想而能够理性的思考；仅仅有思想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拥有智慧——教育的智慧、教学的智慧以及人生的智慧，在智慧的高度上以一种富于理性的浪漫主义情怀来对待自己的课程，对待自己的学生，并能知行统一地对待自己的人生。

做一个合格以致优秀的“政治老师”，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没有对于自身职业的敬畏，如果没有过硬的专业素质和人格能力，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高校“政治课”教师，也很难获得学生的认同以及良好的社会认同。其他学科的教师，对于“思政课”教师的评价（表一），“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社会对‘思政课’教师的评价，或是‘思政课’教师社会形象的体现。”<sup>②</sup>

①韦正翔：《有清华学生这样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9 页。

②胡涵锦：《上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研究报告》，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 页。



表一

| 评价    | 思想政治素质(%) | 敬业态度(%) | 教学能力(%) |
|-------|-----------|---------|---------|
| A(很好) | 9         | 20      | 8       |
| B(较好) | 51        | 48      | 44      |
| C(一般) | 39        | 29      | 46      |
| D(较差) | 1         | 3       | 2       |
| E(很差) | 0         | 0       | 0       |
| 小计    | 100       | 100     | 100     |

就表格所透露的信息而言,表面上看无论是“思想政治素质”,还是“敬业态度”、“教学能力”,在其他学科的教师同行看来,“思政理论课”教师都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统计结果,“思政课”教师的整体形象并不尽如人意,比如,将“C”、“D”两项合计,“思想政治素质”、“一般及较差”的比例高达40%,“思政理论课”不仅是德育教育的显性方式,其最为重要的一个目标是通过相关课程的开设使学生具备坚定的信仰及政治理性。如果“思政理论课”教师本身的“思想政治素质”是这样一个状况的话,何以给学生以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以及完善的政治理性呢?“敬业态度”调查中“C”、“D”合计占到32%，“教学能力”调查中“C”、“D”合计高达48%。如此说来,如果说“思政理论课”被大学生直观先验地定性为“没有用”的课程而逃掉是功利主义的学习观造成的,那么“思政理论课”教师在“教学能力”上的欠缺、作为“思政理论课”教师在“思想政治素质”上的一般平庸、在职业道德上的“敬业态度”的匮乏,一定是“政治课”、“政治老师”不受欢迎的主体原因。当然,我们没有对于其他学科的老师的教学情况进行调查,因而不能横向比较。但是,专业课至少还有一个“有用”的功利判断吸引着学生,“政治老师”要付出